

《一抹南洋红》 ——杨果女儿回忆录读后感

□ 张泰永 (香港)

《一抹南洋红》即将与读者见面了,可喜可贺!

如封面书名所示,这是笔者年轻时期就已十分敬仰的杨果副书记与曾雪虹革命前辈女儿杨美燕所写的回忆录。而这位革命后代,笔者1970年代初奉命在《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工作时,有幸与她相遇,而且,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笔者与她以及好几位同事同处一室,并面对面地相对而坐,直至后来笔者被调到英语组工作。

当年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们用的都是别名,彼此都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她用的名字叫程檉。后来经领导介绍,笔者才知道她是杨果副书记和曾雪虹革命前辈的女儿。

她兴许不知道,她的父母亲

是笔者年轻时就久仰大名的革命人物。

如今,蓦然回首,兴许这种相遇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吧!

之后,时间来到了198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与她先后都来到有“东方之珠”之称的香港落脚了。其时,我们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行踪。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代初,笔者才与她重逢,也才知道她已接受神的召唤,信了基督教。

虽然如此,从言谈中笔者了解到,她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依然无怨无悔。对自己父母的光辉一生,依然引以为荣。对曾经给予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依然深为

感激。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之间有话可谈,并一直保持联系。几年前见面时,她提及准备写回忆录来讲述自己父辈的事迹和自己的经历,笔者当即表态支持。大约在去年,蒙她信任,要笔者帮她校阅回忆录初稿时,笔者欣然应允。因为,笔者有一股强烈的欲望,很想从中了解马来亚一批革命后代在中国的经历,特别是像她这样从小来到中国直接得到党中央海外代表团抚养照顾的成长过程:她们曾受过怎样的教育和训练?经历过怎样的锻炼和考验……令笔者与许多老友深感兴趣和羡慕的传奇。

毋庸说,笔者也很想通过校阅,进一步了解她父母的战斗一生和无私奉献,从中汲取更多的

教益。这无异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幸事,何乐而不为呢。

回忆录共14章,近250页,长达约17万字。时间跨度70多年,其内容涵盖了她的一生、父母和家史以及在中国和越南的经历;直至来到香港后,为了求生存,又如何吃尽苦头,苦苦挣扎、拼搏;如何饱尝难于言喻的心灵创伤,接受神的感召,信了基督教,最后迈向自己个人事业的高峰并天赐良缘喜得佳偶。

应该指出的是,回忆录曾由好些与她同时期的战友和学友校阅和补充,作者写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力求完美,因此,笔者敢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故事,一部讴歌革命和革命者为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史书,其内容之丰富多彩,资料之翔实可靠,

相信读者看了肯定会有一份惊喜的。在这里,笔者就不必赘述了。

当然,由于年代已经久远,作者早已不是小妹妹,而是年已古稀的老大姐了,挂一漏万之处,甚至有所选择地避免提及至今还不适宜议论之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加之作者最后选择了基督,一些读者看了有不同的想法,这也是很自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名著《共产党宣言》结束语里写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何等的恢宏气度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具体实践中,是不是也应该具有如此之精神和胸怀呢?!

悠悠刺桐古巷

朝阳将雨后的泉州从睡梦中唤醒,清晨空气中浸润着花香的清新,让人有一种想大口大口吃它的冲动!

街上的门店已经开张营业,丝丝缕缕食物的香气随风飘散沁人心脾。忽然,我脖颈有了一丝冰凉,抬头,原来是一棵刺桐树与我嬉戏。她那枝干上挂着无数太阳的晶莹,落在我脖颈上的就是其中之一。刺桐树身姿挺拔颇有伟岸君子之风,生机盎然地衬托着娇艳傲然的红花。

于我而言,此行,对一座城市文化的了解便是从她的市树与市花开始的。树木是大地的盛装,花儿是大地的饰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之上的树木将本地风土人情尽情展现。刺桐树可贵之处在于其宛如英俊潇洒、卓尔不群的盛唐青年少侠,鬓角斜插英雄花一般英气逼人,在那昨夜的雨水形成于地面上的面“水镜”之中,刺桐树更显大美如诗。忽然,一股外力将“水镜”打破,一位老者手拿扫帚把“水镜”扫净,然后坐在那条小巷口的刺桐树下。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树下放着一张茶桌。老者也注意到了我,他向我招手,为我斟满一盅茶,双手捧到我面前。老者对我说了一句闽南话,闽南话在我听来软软柔柔的,如白糖一般甜蜜,他的盛情更是甜到了我的心里。他见我这个北方人听不懂闽南话,就笑着用手比划了一个喝的动作。我端起茶盅一饮而尽,随即一股苦涩充满整个口腔。我忍不住跳了两下,老者大笑,他那饱经岁月沧桑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瞬间我的口腔乃至全身各个脏器均被一股清香甘甜的回甘所包裹,回味无穷!我对老者竖起大拇指,还他一个微笑。在这条小巷里还有什么奇迹发生吗?我怀着好奇心往里走。

踏入小巷,我立刻被一片红花绿叶的景色迎接。小巷内的住家门前多有刺桐树,那红红的花儿迎着清晨的微风傲然绽放。一些住家院子里种植的红杏、紫藤则翻出墙头一展俊俏容颜,在我不远处两株无花果伸展着它那勃勃生机的绿叶。蓦然间目光与墙角的一丛小草相碰,在这丛小草中竟然开有几朵黄色的小花,这小草与小花儿我是那么熟悉,它们在我们北方广阔的天地里任性地生长着,不仅我们北方人熟悉它们,就连我们饲养的每一头牛,每一头羊也熟悉它们。

我不禁心中发问,是谁将你们带到了这里,来到这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的脚步交织重叠着,让人难以将它们的前世今生诉说清楚。我却在此刻顿悟,原来北方与南方早已血脉难割!我们力图从方言、文化、民俗将自己证明,究其源头我们同属中华民族,我们的血脉早已融为一体。漫步在小巷中我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时光隧道一般,那古老而年轻的房舍,那岁月静好的祠堂,是岁月的见证,是时光固态的驻留……

这时,一群滑板少年如风一般从我身边飘过。我走出小巷,只见他们那矫健的身影早已融入刺桐城的光影之中……

(冯胜龙)

又见南浦溪



闽北家乡浦城素有“小苏州”之美称,山明水秀,草木芊芊,儿时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绕城而流、清澈见底的南浦溪。

孩童时,家离南浦溪不远,每到炎炎夏日,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往溪边跑。那时的溪水清冽,远远就能望见溪里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岸边水草茂盛,溪水不深,常有鱼虾跃出水面,俏皮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常在夏日傍晚挎着一个竹篮,卷起裤脚,下溪里去摸河螺。溪里的河螺如大拇指一般大小,一个个吸附在水里的鹅卵石上,不消一会儿工夫,我就能摸到一大把河螺,看看捡在竹篮里的河螺够吃一餐时,我就收工,兴高采烈地拎着竹篮回家。母亲曾告诉我,刚摸来的河螺还不能马上吃,需放在清水里养上一日,待它们将泥沙吐尽,才适合下锅炒。隔日,当母亲把一盘炒好的又香又辣的河螺端上桌时,我必大快朵颐,那餐必能

多吃上一碗饭。

南浦溪里鱼虾多,常见一山民戴着斗笠,撑着渔排在溪上捕鱼,渔排上并排站立着几只鸬鹚。每见此景,我必站在岸边,像看电影一般欣赏接下来要上演的捕鱼之景。只见捕鱼人发出指令,那几只鸬鹚纷纷下水,在水里扑腾着,一会儿工夫,第一只鸬鹚钻出水面,脖子撑得鼓鼓的。捕鱼人一手抓住它的脖子,一手伸进它的喉咙,把它喉咙里的几条鱼轻轻取出来,扔进渔排上的竹篓里。捕鱼人最后会拿出一两条小鱼塞进鸬鹚的嘴里,并松开绑在它脖子上的细麻绳,让它顺利地吞下小鱼,算是对它的犒劳。接着第二只鸬鹚也上岸了,同样也捕获丰厚的战利品。待到竹篓的鱼装满了,捕鱼人才收工上岸,岸边若有站着观看的家境贫寒的乡邻,他会从竹篓里抓出几条鱼,递给那位乡邻,也不待对方道声谢,就哼着山歌赶着鸬鹚走了。彼时,夕阳西

下,落日的余晖洒在平静的溪面上,缀出点点金光,也照在那位捕鱼人远去的背影上,勾勒出一幅美丽的渔歌唱晚图。

再后来,我远离家乡去外地求学、工作,从亲人的口中得

知,南浦溪水变浑浊了,鱼虾、河螺都不见了,我不得不再深深叹息。近年来,南浦溪得到了治理。这次回家乡,弟媳说要带我和孩子们夜游南浦溪的亲水步道,我心中纳闷,夜晚的南浦溪有啥好游的。我们随着弟媳走到南浦溪下游,顿时,我眼前一亮,溪上横跨着以木船相连的浮桥,古朴而怀旧;岸边修建了行人步道,平坦、整洁,沿途种植了杨柳、桂花等。最抢眼的是,岸边的树上每隔几步就挂着一盏大红灯笼,和岸边的骑楼一起倒映在水里,竟有着秦淮人家“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的感觉。南浦溪就像一位美人,粉面含羞,在夜晚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不远处,有人在放孔明灯,红色的孔明灯慢慢升空,曾听人说,看见孔明灯时,许下心愿一定能实现。我虔诚地站立着,默默地许下一个心愿:祝愿家乡越来越好,南浦溪水长流长清!

(绿筠)